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公冶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集解】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

【集注】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

【後案】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注云名芝字子長史記弟子傳云齊人字子長索隱引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縲依說文當作纍絏本作紲史記弟子傳作纍紲唐人以諱造絏字以改經然釋文絏作紲盧氏云釋文作紲於隋末以時尚不爲唐諱皇本亦作紲

【集解】孔曰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集注】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致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後案】聖門不尚踪跪之士必謹身寡過不干國紀然无妄之災上聖不能避刑戮之可免者以理斷之其不免者所遭之不幸也公冶子身受縲紲其事不可詳夫子曰非其罪必非制行疏畧有以剖之蓋當時之獄濫及無辜者多矣今之說者優南宮而劣公冶是夫子所謂非其罪者不之信也公冶子有負俗之累得聖人爲之辨其亦幸矣而千載下猶誣加以罪何怪乎後世史家之評未經聖人之論定紛紛然靡所折衷邪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廢依說文當作癈）

【集解】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集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illegible]】論壻無舉之不爲嫌而裡機必慎其榮辱經指如此擇壻之道必重其學優品立用賢固早造成德非以幼冲卜嘉耦亦可見矣注云南容縚敬叔孟懿子之兄兄依左傳當作弟以敬叔爲南容舊說相承如此體檀弓言南宮敬叔載寶而朝又言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鄭玄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注云南

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朱竹垞據夏洪基所輯孔門弟子傳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閱證敬叔爲一人閻百詩江愼修所言畧同

子謂子賤

集解 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

集注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後案 宓虙之借字古字通伏故說者以伏羲是子賤之胤濟南伏勝傳尚書者爲子賤之後詳見後漢書伏湛傳顏氏家訓書證篇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史記弟子列傳引經作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少若人者三字

集解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集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後案】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群之益言魯者不私諸己也反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美子賤之尊師取友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偏學孤陋將無以自進於道德也或曰此贊治單父之績得眾君子以襄成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集解】孔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

【集注】器者有用之成材

【後案】陸稼書曰天下人材最憂無用不但庸陋者無用如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徒祇成無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或作胡連胡輦胡槤詳見陳氏古訓

【集解】包曰瑚璉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集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後案】此章與上章未必爲一時之言邢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大瑚周之八簋如說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鄭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佞从信省或云從仁聲作佞者非

【集解】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

【集注】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集解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疏 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辭捷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補疏 給捷也足也備也三義皆通不知其仁全言之則仁有未盡之時也詳見後孟武伯章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彫邢作雕今从皇本作彫按彫正字雕借字據釋文本或借凋爲之

集解 孔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鄭曰善其志道深也

【集注】漆彫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彫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附考】漢書藝文志有弟子漆彫啓人表亦作啓王氏致證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索隱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丁小雅讓之以經文吾斯之爲啓字之誤王伯申曰家語不知漆彫開之爲漆彫啓乃謬云漆彫開字子若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此漆彫氏所孜孜而夫子所未冀及也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志在大成耳惟志在大成則不屑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自信非易也程伯子曰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

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
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確一是反身而皆誠合
而觀之信斯之難可知矣說解而
喜也解其不仕之意而喜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
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依說文作泭于皇本作於焉甚過我
釋文云一讀過字絕句案集解所錄別
說甚謬過
字焉句

集解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孔曰喜與己俱行
也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
無所取於桴材也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
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何所復
取哉言惟取於己
也古字材哉同耳

集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
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

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後案】浮過也與禮食浮于人名浮于行及本經浮雲之浮同過海至東夷也據漢書地理志及說文乘桴浮海則欲居九夷之事魯地近東海九夷在東海之外詳見後篇漢書顏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顏注蓋本古說子路之喜喜夫子之許其同行道也材裁通用也言子路勇於義而於世事無所取用可惜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集解】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劉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亾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後案】孟子言孺子入井惻隱心動是仁在一人一事也充其量則無一人一事之出於斯忍方爲仁道之全夫子所謂造

次顚沛之不違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皆不爲也聖門若仲子冉子公西子皆有志于求仁而仁之所已至與所未至雖以名狀因以材論之有是仁有是材觀其材之所已至未至而仁之所已至未至即可悟矣

又

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衆傳賦之傳字漢書高帝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景帝紀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卽賦傳字

【集解】孔曰賦兵賦也

【集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後案】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獵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卒之餘供乘卒八卒此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輜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輜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此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特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遞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

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輪供筭之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當周盛時自懸殷作洛而後北伐淮踐奄諸事無黷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於不赴軍役者爲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疏使之家出一人而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邑邱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治也有事則用六軍之衆以奏旋疆場留爲乘未赴之卒以守衞王畿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六軍不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治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入家相更以供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出軍已用其三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遲征緩急之次亦自有道變法也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爲一萬成之地成出一乘其地大無餘大國以法不得過千乘乘賦祇用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而公地方五百里其餘地正可更爲定制以次遞用四方有變王畿必出六軍以討之列國必因一方之變乃用一方之兵一方復有列侯可以遞召不必以屢出

疲務爲疑王畿萬乘大國千乘強幹弱枝之法其賦法之輕重遷征之緩急與王朝同率土莫非王臣不容有勞逸之殊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大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地可以遷征與公同僅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出賦七百乘皆可備遷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賦五百乘可以備遷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一百乘出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遷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末治賦之弊遭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匿匿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歛而執不靡不以摺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發明】又曰周官小司徒賈疏據鄭君注周官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鄭君注論語引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畿內甲士多畿外甲士少又謂司馬法云一成三百家者以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衆賢疏有數誤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法又如山林九度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京陵七辨當一井淳鹵大衰當一井疆潦五數當一井偃豬四規當一井原防三町當一井隰皋二牧當一井皆在將造都鄙之先定其地域以裁稱之及裁稱既定屋井遍成耶甸縣都之名始立而司馬法所言何爲必取未經裁稱之虛數至王制三分去一之說意在削小諸侯矯枉過正更不足引其誤一也成云三百家者本上三夫爲屋指屋而言若三百家止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十家乃出一人於經典無所證其誤二也鄭君云一成之地大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溝後儒據此以通司馬二法之殊但鄭君此注雖篤信其學者亦有所疑況以此通二法益三十人與七十五人仍不可解賈氏因此爲畿內外之辨使王畿列國賦法用岐其誤三也坊記孔疏既據小司徒注以統溝

遂爲十里除溝洫爲八里明甸與成之互異而又以天子大鄉家出一人爲大軍遂與公邑皆同其云成出革車士徒三十人者爲畿內卿大夫采地之制其云甸出兵車士卒七十五人者爲列國之制此孔說分畿內列國與賈疏之誤同其以家出一人大鄉足供六軍與學而篇包注之誤同今論王畿列國賦法之同故并辨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集解】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集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illegible]】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偁人曰大國凡自偁曰敝邑向書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是邑爲國之通偁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皆以國言也邑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井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同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記引書大傳五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耳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然邑猶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邢疏以千室卽百乘之家尤失之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是百乘之家地一同一同之地爲方百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有百里之采至周末列國之大夫容有僭制至此者矣

【附錄】又曰坊記孔疏曰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鄉采也故左傳曰鄉備百邑地方百里也孔氏此疏云本皇氏鄭君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皇氏據此爲王朝之制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也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皇氏據此爲諸侯臣之制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惟子男地狹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也蓋孔氏所見皇氏禮疏如此式三案此經皇氏義疏云二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君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言二

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又書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
采四十里並無列國臣得食采百里之說而孔氏所引皇氏
禮疏凡有數誤以王朝之臣下夷侯國諸侯之臣上擬王朝
且以公之卿與侯之大夫等甚失先王定尊卑別上下之法
其誤一也熊氏謂卿備百邑鄭志亦云邑方二里則百邑之
地並非一同之數決不能出百乘之賦欲伸鄭君說亦寃矣
鄭君指其誤二也鄭君易訟卦注云侯國之下大夫采地方
一成其定稅三百家鄭君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爲齊
下大夫之制鄭君意以侯國下大夫唯食三百家之稅皇氏
旣伸鄭君說乃合此二注別自爲說其誤三也鄭君釋大司
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則制未聞其釋小司徒有
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想亦姑用舊說自爲未定之論
皇氏乃據此衍說諸侯臣之采地尤非鄭君意其誤四也禮
云家富不過百乘自指王朝三公之食采者列國豈得過於
百乘方爲失禮皇氏二疏不同當依論語疏爲是鄭君於大
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並未指爲侯國之臣孟獻子以士
之初試而畜馬乘遷推大夫伐冰之家又以伐冰之家遷推
百乘之家則百乘必非侯國臣所常有或指王朝之制或指

當時列國強僭之臣而言也孟子言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亦然孔疏又引熊氏說云諸侯臣賜地無常得賜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卿百乘當依左傳作百邑據孟子班祿之制下大夫田八百畝當得食二邑之公田賜地則不過一成大國之卿食二邸賜地則不得過百邑四井爲邑二邑則七十二夫之地一成則九百夫之地八邑爲二邸百邑則二十五邸卿大夫受田之制依孟子左傳諸書攷之當如此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說文作烾从大从火

集解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集注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後案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攷之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

者四人子男擯者四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實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立當前軹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其侯伯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前侯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去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衡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君出直闑東立當軫主君之立以西鄉賓之立必東鄉五等列侯無南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鄉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閒傍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立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若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等辭既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邦傳辭拜迎賓前至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用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朝聘

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禮數如待其君其賓與主三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鄉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閭外闑東南西鄉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承擯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大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閒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閒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出與入迎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覲之旅擯者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illegible]又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裡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帶用素詩其帶伊絲是也玉藻又云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帶有飾也帶有大帶又有革帶博二寸是帶者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此東帶之常法也左佩紛帨其度無明說其數又曰朝有著定會衣裳衣有襘帶有結會謂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删有關凡以見容儀之重也如此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說文有愉字無愈字愉亦無勝義此踰之借字也

【集解】孔曰愈猶勝也【集注】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敢依說文作敢从妥从古籀文作殺

【集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集注】十全數也二十中之二也聞十中之一而知其全聞十中之一而知十中之二是所悟有偏全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集解】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集注】許與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諭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已也

【翼證】串包注者云聖不自聖自視爲弗如也皇疏引顧說謂我與爾俱明汝不如又一說也依朱子注謂吾許女之自言弗如也式三謂女弗如三字連讀夫子言知二次於知十然女之弗如亦吾所深許也以弗如而有知二之美也

宰予晝寢說文寑卧也寢病卧也今通用寢

【集解】包曰宰予弟子宰我

【集注】晝寢謂當晝而寐

【翼證】晝寢梁武帝讀爲畫寢以爲繪畫寢室筆解從之劉敞父以寢爲內寢即曲禮所謂晝居于內翟氏攷異謂晝之音

義當與後篇今女晝之晝同寢如漢書兵籍刑獄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日限其功以冀休息故夫子責之諸說者不同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彫邢本作雕皇漢唐宋石經皆作彫從之釋文圬或作杇皇本作圬

【注】包曰朽腐也彫琢刻畫也王曰杇鏝也二者喻雖施工猶不成也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

【正義】曰朽腐也彫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敎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說文】糞土墻糞之土也糞坌之偁字埽除曰坌出禮偁糞與此同少儀又偁作拚杇謂平塗之也坌棄之土雜散粗汙坌之不成也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郭李雖異義然平塗之具曰杇因之平塗曰杇義正通也說文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段氏曰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鼠圖策幾讀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杇杇謂塗廁之杇刃其杇謂皆用木而循刃之故杇槾古字也釫鏝今字也或又作圬或借污爲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與於予改是

[illegible]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

[illegible]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

[illegible]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或對曰申棖申說文作申从臼曰自持也

集解 包曰申棖魯人

集注 申棖弟子姓名

後案 釋文云申棖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氏困學紀聞曰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繚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兩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从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不詳攷釋文也式三案今讀棖直庚反聲已轉與棠黨遠古聲棖讀直岡切與棠黨聲近遂用明嘉靖九年从張璁奏存棖去黨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集解 孔曰慾多情慾也

【集注】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發明】慾私欲也人之情皆有欲而有欲不節不見道祇見慾是自私之爲害也凡人計較公義私累心賊而不能立斷剛氣已挽且弱慾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釋文云慾音欲或羊佳反羊佳之音是讀慾爲餒謂餒餒於所得也詩螽斯篇釋文云慾音欲諸詮之音論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集解】馬曰加陵也孔曰非爾所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集注】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餘論】己不欲加無加諸人恕道也端木氏言吾亦欲如此自勉之辭也夫子因其自勉而勉其所未及恕固非易盡也程易疇曰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又曰夫子必以非爾所及警之者蓋終身行之終身不以爲及者聖功也道四未能不知老至夫子且然況其凡乎

【考證】又曰段懋堂曰說文譄加也加語相譄加也誣加也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辛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唐人所傳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己無加諸人

夫子以爲非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事最難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誣人而賢者則有所歎式三案左傳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加是增誣之義以字義言之加字从力从口義取有力之口今云架誣猶誣者是其本義引申之凡據其上者曰加故有陵駕之意馬注云然是引申之義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集解】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集注】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後漢書桓譚傳云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而下不得而聞李氏注引經又引鄭君注云性謂人受血氣而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鄭君意以天生人何以有賢愚吉凶七政何以有變動皆不得聞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合式三謂顏注所譏誤讀亦是漢儒以夫子之言爲句性與天道猶言性合天道史記天官書孔子論六經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張氏正義云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後漢書馮異傳曰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爲三國志管輅傳注引別傳曰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會心者晉書紀瞻傳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大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性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引經辭意正同是師說相傳如此何劭作荀粲傳語史偁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淸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史又偁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貢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而粲之兄俁難

其說之不當然則何氏論性論天道皆老莊虛無不可窮詰
之說與荀粲等作談語而見屈於荀俁者耳自宋以後言性
與天道者分理氣以此理自孔子孟子後不傳而宋之周程
張朱諸子始得聞之由此論者大抵超陰陽以上而求天之
理雖亦知之實而求性之理亦不能不推之空眇以伸其說
而矯之者如家東發先生以子貢實不得聞以學者不必言
性與天道近顧亭林言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
君子之所恒言又譏明季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
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東發先生
窮宋季顧氏窮明季此救時之論皆矯枉之果如此乎式三
謂文章文辭也性者人稟陰陽之正氣而心寧之正者也天
道者天之氣化流行總之曰陰陽分之曰五行是性之本也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即
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善謂具此和氣者人
之性此言性必本于陰陽也洪範先五行次五事五事之作
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皆稟五行之正氣而為性中自具之
能禮曰天命之謂性鄭君釋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
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言性之原于五行也夫子述而

不作其文辭多人所常聞者若其言性而推原于天道非夫子不能言非親炙有素而嗜于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端木氏憂人之不得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漢董子曰明夫天性知自貴乎物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集解】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集註】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發明】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韓子引此文解爲聞譽之聞義正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集註】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

【補註】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集解】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疏】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發明】敏者資之捷好者心之篤也學者之心已篤則資雖未捷猶能致之文子敏而能好之者官司之闕籍古今之典章自能討論披輯之也下問者不挾貴求實是也事固有名得大夫猶秘府官司之掌不能詳悉蘊定而投閑置散之士窮

居伏處之英獨能蒐輯舊聞網羅散失證明因革之由討論得失之故者無軼學篇書之頗得盡心力於考稽也此文予之所以集衆說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解】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集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考證】史記鄭世家言子產事簡定獻聲四君攷左氏襄公八年傳始載子產童子事是鄭簡公之元年也簡公卒定公立

子產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定公卒於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子產所事者簡後定而已子產爲卿于魯襄公十九年子皮授政在魯襄公三十年則執政止二十二年而已沿史記世家之誤謂子產執政四十餘年或又沿史記循吏傳云治鄭二十六年亦失也集注都鄙有章數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是年子產始執政傳舉其後政之大要統言之此皆事理之當然不可易者故朱子以此爲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解】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集注】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後案】晏平仲之善交爲聖人所偁者於素心契合朋儕嫌之友而有持敬勿怠之心也近儒幷說從慶歟鮑叔時文取材之富不可以說經交權貴者徒以久敬爲善與同流合汚者何以異而夫子何偁乎爾式三嘗問楊感庭先生曰善與

人交正甚揮賢而交故交尚
敬敬尙久也先生曰甚也
疏 又曰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曰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
易絕而平仲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白首
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皇
本經文多異字先儒以屢踐疑之此作人敬之以春秋傳事
觀之亦合乎身遭季世而使
人能久敬之則焉交之善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

集解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
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集注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
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發明 說文龜字下云龜龜甲邊也天子龜巨龜尺有二寸諸
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許氏所引見白虎通引三正記漢志
元龜巨冉長尺有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巨至也度背兩
邊緣尺二寸也然則尺二寸之龜謂其廣不謂其脩曰尺曰

八寸呰莆兩邊相距祥見段氏注包氏云居蔡僭者大夫得
用龜不得藏尺二寸之龜也尺二寸之龜當爲天子守龜包
云國君誤也龜出蔡地以蔡名者禮器正義左氏襄公廿三
年傳正義引鄭君注與包注同漢書食貨志下顏注亦從舊
說也其龜又名僂句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竊其寶
龜僂句卜信而吉者是也公羊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
寶者何龜青純傳意以國之守龜言非指臧氏私藏之蔡而
上全氏以蔡即國之守龜以臧氏有守龜之職於經傳無所
據全氏又引家語文仲一年而爲三兆爲世官之證攷家語
好生篇之文本說苑權謀篇彼文明言臧氏家有龜焉何以
證其爲世官全氏又引陸農師明堂位
封父之繁弱注以蔡亦名繁弱皆非也

山節藻梲　節本又作楶梲本又作棁見釋文及
爾雅正義及藝文類聚節梲皆借字

【集解】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
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

【集注】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
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疏證爾雅閍謂之槉栭謂之楶古爾雅本楶亦作節據郭注閞爲柱上欂亦名枅又曰楮楶即櫨也據李氏注欂櫨一名節皆謂斗拱也是柱上斗拱有閞槉栭楶櫨枅楮之名也據說文楮欂櫨也欂櫨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是楮枅欂櫨爲一物栭又一物段懋堂曰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栭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靈光層櫨曲枅之下曰芝之栭欑羅景彌薾栭積重之下曰橫櫨各落此可證栭與析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許析言之然許又引爾雅曰栭謂之楮者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此包氏以節栭爲一物也包又云刻鏤爲山者斗拱之中刻爲山形古者刻繪多取諸山尙書衣繪以山典瑞王執鎭圭圭琢刻四鎭之山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又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攷工記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書大傳曰山龍靑也是皆古人刻繪爲山之制故天子之廟刻節爲山也爾雅宗廟謂之梁郭注屋大梁也其上楹謂之梲郭注侏儒柱也云大梁云侏儒柱者宮室之制棟與梁爲大棟言東西者梁言南北者屋脊爲棟負棟爲梁梁上短柱所以承棟藻梲者飾爲藻文也

尚書裳龍以藻大傳曰藻火赤是裳之藻用赤也鄭君釋巾車曰藻水草蒼色蓋藻本兼二色伏與鄭君各舉其一互包莊之意以山節藻梲譏其奢僭失禮朱子依張子解爲龜室此亦舊傳別義陳孔璋悼龜賦云山節藻梲與韞且櫝

何如其知也

【馬曰】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也

【集注】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發明】依集解言僭言佞是斥文仲之不知禮爲不知也依集注病文仲之惑於鬼神而諂瀆之也說苑權謀篇夫子譏武仲爲子容智不能入明不能見而數卜此經則并譏作僞之文仲耳易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是卜者古聖所爲與神物以前民用書大誥諸篇屢言吉卜見天心之向背有定禮卜遠祭時日以神意之遠近難知此皆備道稽疑

示不敢自專之意也若凡事必乞靈於神而加之以前知則誣已并誣神矣決是非之辨者不以禍福移知成敗之機者不以險易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兵家所以取勝也與塊以爲天賜鹽腦以爲得天雖曰姑言其讖定也爽慶各以類至而君相之一言一動尤與庶徵之休咎相關野木生朝而大戊興野鳥入廟而武丁治龍門鬭爲不覩而子產之於鄭亦卒不爲患君子謂天心仁愛告之災譴以冀省惕而君相有造命之權修德可以弭災也漢書谷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鹽鐵論曰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集解】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

【集注】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

【[illegible]】金吉父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

卒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歿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穀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歟甬上全氏駁金說謂子上以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謂忠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太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則鬬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式三謂全氏亦以意言耳左傳既言其卒時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矣三已必四仕矣此事蓋不可攷顧震滄有楚令尹表不言鬬穀而成嘉之後繼以鬬椒矣式三謂此等事有難爲表者顧震滄云子文之卒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在成王之世自初爲令尹以至遜位于玉二十八年之中亦未確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illegible]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集注】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發明】畏壘篇者持知止知足之訣以術數者守得未爲福失未爲禍之論子文之喜怒不形不過是也舊政之告不過宦強遺策所必告之心未必非私惜霸圖也朱子併子文物我無間失之鄭君讀知爲智皇疏引李充說同漢書人表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皆讀爲智如鄭說是經言智以成仁之道也上言文仲非知下言甯武知愚聯章辭說正符一義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陳从申不从東作陳俗棄唐石經作弃攷異云避其中世字變依古文作弃式三謂棄亦唐人所造依字書當作棄

【集註】孔曰崔子陳文子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也

【補註】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

【附考】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十乘乃十成之田采邑之大者也惟淸乃能去之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講義】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淸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淸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

以他書攷之子文之相楚所誅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發明】蔣書其不從崔黨蘇以奉制之也陳文子既不能明正弑君之罪其後遽歸即厠得慶氏百車之木則所以去者不過潔而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唐石經作再思可矣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注同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

【發明】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發明】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譏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

無過舉矣而宣公纂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附錄】鄭君說文子雖舉事寡過未必有三思之審也皇侃引季彪說云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季孫行事多闕無緣乃至三思夫子以許其再思抑之以二設釋之其解斯可矣與聖人善人章相類三思謂思之善也張子韶論語絕句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殷氏以文子實有三思之善殆失之其以三思爲思之善則不誤也式三按朱子謂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是也再斯可者覆審焉而斷決行也三思則反覆精審之尤有加也張平子東京賦曰必三思以顧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偁許之辭如此文子行事之善或由再思或由三思其行事之失者或累所私或偏所蔽雖偁之以一思亦不得也夫子言思苟得正再思斯可而文子所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節得中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集解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集註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illegible]何焯論語之愚注以不避艱險患言非子沈晦免患之說別一義也者道之本注以文公時言殷注者謂古者公族大夫父叔子編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速俱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是除齋顧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伯詩及周上金氏廣引左傳以證故說者多依朱子注以有道屬文公詩惟袁泉

謂成公自穎棄鐘之從受及返王享祚三十餘年與同時矣之好學獲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遷獲以定三百年還模至於外平晉魯內返臣國此可謂有道時皆衛武子力也依趙說則有道屬成公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集解】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常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講義】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發明】斐然成章言文辭之條理分明也說文錯畫爲文分別其文爲斐是也不知裁孔仲遠以爲不知變通見時載馳流朱子云志大而畧於事或陷於異端者後世明心見性之學以居敬爲拘以格致爲支離而別矜其蘊源簡捷之術朱子正指此言也朱子謂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在經傳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此其爲說將有大爲吾道之憂者陸稼書曰莊周亦是狂士以不知裁遂肆爲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憂已燭見來茲之弊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解】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集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

非夫子孰

能知之

【疏證】皇疏孤竹之國殷湯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胎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陸氏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諡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式三按少陽篇未詳何書史記索隱以孤竹君事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今攷二書亦未見也恕謂憾在己者不念舊惡則匿憾自少即衞將軍文子篇所謂不克不忌也皇疏云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惟夷齊豁然忘懷不錄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史記伯夷列傳疑采薇詩有怨辭而引此經以爲斷是怨亦以匿憾言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淸者之量也伯夷之淸若推其所爲將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又曰伯夷非武王誠有之也不食周粟祇是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也又曰韓退之頌伯夷祇說伯夷之介此經說伯夷之心據程子說不念舊惡即指周武王言嚴譏誚說亦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集解】孔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集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乞諸鄰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狥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後案】醯本可有可無之物而必曲遂乞者之意是爲不直朱子言掠美未必然言曲意殉物是也謝顯道曰周急濟難何害爲直謝意疑經文之未辭也呂伯恭曰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醯於鄰爲不直何不可之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集解】孔曰足恭便辟貌左邱明魯太史遷怨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集注】足過也程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邱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恥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別解】邢疏申孔云便辟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翟晴江四書考異據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盡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與言色並舉足恭卽指趨蹌奔走甚而屈膝一流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顏注共讀曰恭謂便辟也洪筠軒經義叢錄引之以證左邱明孔注云魯太史孔意是太史作春秋傳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成左氏春秋傳與孔說正同程朱二子以左傳是非或謬非此經之左邱明此从趙伯循王介甫之說故曰古之聞人式三案左傳是非之謬有後人誣之者汪容甫作釋疑以辨之矣其有顯然悖謬者左氏作傳授之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之後傳楚人鐸椒趙人虞卿如傳所

併君子之辭辭有譖入增入之者夫觀其大體發明聖人之道爲多固非左邱明不能作也左爲姓邱明爲名乾隆段懋堂文集朱竹垞以左邱爲複姓因避孔子諱而去之左傳其說據廣韻邱氏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間因有欲以邱姓人承充先賢之後者礙部力駁之其議不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翼注】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唐石經初刻無輕字錢氏竹汀以輕字爲宋人妄增釋文本邢本皇本原無輕字○國朝石經删輕字裘从公象形憾古作感

【集解】孔曰憾恨也

【集注】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illegible]】注訓衣爲服之以今本爾加輕字耳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經以共敝之爲句是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集解】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集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後案】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五載顏子之言云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與孔注解無施勞之指相近俞曲園曰此章俱以及人者言則伐善當言伐人之善施勞當言施人以勞俞氏解伐為戕敗別一義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集解】孔曰懷歸也

【集注】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

聖賢氣象

【講】【論】皇疏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顏路亦同懷孔注訓歸皇以懷爲思懷義亦相足陸稼書曰老友少人不一而皆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痛痒乃身之事此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也李安溪曰無憾無伐無施皆自是據與我念之不善而願除去之夫子安之信之懷之是順乎心之自然

與以物所應得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解】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集注】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集注】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illegible]】釋文引衛瓘說焉讀於虔反為下句首焉猶安也忠信不好學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自期於心鑠憺而不知所行之

謬者也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

子以巽
以同 校字

論語後案

雍也六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面依說文當作面

【集解】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集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後案】可使南面注言諸侯是也或據說苑以南面爲天子或說卿大夫亦有南面者非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集解】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發明】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附記】此與上章以類聯古注各自爲章子桑伯子釋文引鄭君注云秦大夫左傳秦公孫枝字子桑也胡氏疑爲子桑戶者莊子書稱子桑戶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友率情不求文也可者其人恬淡坦易有可取也脫畧之謂簡伯子所短在此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說苑修文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依劉子政說句讀解說皆是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集解】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也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

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illegible]道】此申論子桑之簡與古人之以簡爲美德者異也敬者隨時振肅之謂人惟存敬之心則禮節之大旣慎持而不敢喪其所行之簡自得其可簡者如夫子居局末而從先進也皆存偷安自便之心必簡所不當簡故曰大簡就子桑伯子以論簡宜如此注引家語云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屋若云此劉子政說苑語非夫子語也

子曰雍之言然

【集註】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發明】林氏子能申明未發之恉故許之非疑過許而末慮也注引程子云居敬則心中無物非此經本恉此經正爲脫畧之士不知整齊嚴肅持禮節之大故辨之也居敬者謂能持守乎禮節之大者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說文幸字从夭从屰屰字鑑曰經典幸作幸誤幸尼輒切

【集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集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

也可恕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也

【後案】不遷怒者惡惡如其分不因一人之怒濫及無辜不以一事之怒囿焉宿怨也天地有雨雹不害暘燠之氣帝王有

刑罰不妨慶賞之心顏子不遷怒猶是矣與人爲善者立心之常見惡生怒者撥物之變變而不失其常哀人之愚方怒而憐惜因之喜人之易惡爲善既怒而獎勸出之此由平日好學常以養利安集爲心目不貳過有二說唐韓子云不貳者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援易不遠復之義而本何屛也程子說同朱子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可貳耳讀書谷禾魯勿貳微行出欽之過顏注引此經爲證云貳謂重爲之也此朱子說所本式三謂易言不遠復與此言不貳過原是用義凡繫行務平之路者迷於岐路不遇數貳此不遠復之由也凡人創鉅痛深自能終身不忘豈至復行於得好學如顏子懲之切而守之堅久之則心與道決此過不復作於心矣此不貳過之由尚翔子之卒先儒無定說史記云年二十九髮盡白蚤卒未言卒之年也惟南子精評顏注云十八而卒或有脫爲字家語云三十一早死邢疏及史記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二家語雖僞書然史記言髮白之年在二十九則卒季在三十一或三十二於數爲符

【後案】又曰語錄辨朱子說云聖人無怨何待不遷必非朱子之言也何晏用老莊之說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輔嗣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朱子豈偉等何晏乎外莊引程子說云可怒在彼己何與焉然可怒在彼而怒之在心豈謂聖人無怒怒發中節歸之和怒何害於和故程伯子與張橫渠書曰聖人之常情順萬物而無情又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此書在伯子年二十四之時正出入老釋之候故此等語近於禪朱子改作定性論已删之近儒用此語以疏經非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集解】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也六斗四升曰釜

【集注】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

【後案】左氏昭公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言自升而上倍之以四豆四而區區四而釜攷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釜鄭君注亦同栗氏職曰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釜鬴古通鄭

君注曰鬴大斗四升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
一分升之二十三此鄭君據算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
一石以推方尺深尺之鬴止大斗一升有奇明攷工之量與
彼算法不同詳見賈疏漢律厤志以方尺之斛容十斗與記
文尤不符或云斛尺八寸八八六十四爲六斗四升漢尺十
寸故容卜斗未敢聽從也則官廪人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
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鄭君注以此爲一月食
米之數然則與粟以釜不足凶歲一月之食故務予以爲少

補正曰與之庾 庾从臾不从臾詳見辨

[illegible]包曰十六斗曰庾
[illegible]庾十大斗
[illegible]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君注今文籔爲逾國語魯語出
稷禾秉與缶米注引聘禮記文籔作庾注庾逾籔古字通說
文量名字作斞甚斞爲正字玉篇匬余主切器受十大斗是
匬爲正字斞逾庾皆同音假借字臾隸變爲臾古音同叜經
典俗爲叜老字荀子大畧篇流丸止於甌臾臾部甌匬庾
之本義爲倉庾引申爲庾匬字假借爲匬斞字攷工記庾實

二穀注穀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彼注與諸注不同者先儒謂陶人所作之瓦器不必俱與量器相符抑庾本有二法

冉子與之粟五秉

【集解】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釋文】秉十六斛

【後案】秉十庾也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爲籔十籔曰秉鄭君注秉十六斛與此同記又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鄭君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詩曰彼有遺秉鄭君辨二秉之異極分明周官掌客職注引聘禮記文云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說文秅字下引周禮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段氏庾爲妄人所增輾轉成譌尤不可牽合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肥从卪卪音節从巴非色从及

【發明】鄭曰非抒有與之太多

【釋文】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集解】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集注】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集解】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集注】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

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華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翼註】朝廷厚祿待下所以酬功人臣受祿不誑君取以富卹天錫以福亦所以厲俗辭之而功無以酬俗無以厲是褻朝廷之良法美意也且以辭為例既無以饜中人之欲而狡者將獻羨餘以求媚矣夫子止原氏之辭行先王之常法杜後時之濫觴而又示之以與者豐儉論疾貪曰古之制禮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依說文作犂

【原註】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勿用以其所生騂而勿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

子之美也

集注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附考 犂牛耕牛子其犢也犢之騂且角者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說見崔氏禮說雖欲勿用與雖賞之同殷尚也一日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祀天也山川次祀也此劉攽臨說也皇疏云犂或音貍貍襍文也或音黎犂謂耕犂也皇疏以音貍者申明何氏襍文之說其云犂謂耕犂者是明犂之正義釋文犂力之反色如貍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亦具二義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攷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犂以人挽犂法

始於趙過爲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曰后稷之
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犂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
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犧
牛比喩與此章合則以犂牛爲耕牛是也禮曰祭天用騂犢
又曰祭天之牛角繭栗郊特牲天子牲孕弗食也祭
帝弗用也注云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然
則犢之騂且角惠氏所謂天牲是也劉端臨曰祭義古者天
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所耕牛非
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
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
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
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四方山川三也郊廟
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
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而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
以來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
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
喩末學滋文生義疑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始由傅合
耕犂之指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襍文之訓而

畢就其說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騂色之牲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騂文之謬始於楊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撰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所僞托故亦云然式三案淮南子說山訓云髡屯犂牛既科以橛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故此文借用經文原未指斥仲弓而注說之誤實因此論衡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趙岐彼以仲弓爲伯牛之子伯牛名耕因以耕牛設喻說近似而畢文無證不敢輒信然亦可見仲弓父惡之說仲任有不敢延者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圈〕餘人暫有至仁時難回移時而不變

〔圈〕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〇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

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
日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
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疏證 三月以一時約言之久而不失於聖人至誠無息之功
已庶幾焉其餘日月至者或守之一日或守之一月而不能
久克己之功未純生生之意易有疏間時也皇疏其餘謂諸
弟子也爲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朱子或問正
同皇疏集注云日一至月一至即張子內外賓主之說也程
子以無私欲爲仁朱子云無私欲而有其德此程朱二子之
說仁有
果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集解 包曰果謂果敢決斷

疏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卷三

傳 孔曰達謂通於物理

疏 達通達事理

釋 拘執一理者或泥于古而悖于今或興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在無阻窒也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藝古祇作埶唐人樹埶作蓺蓺大埶作藝

傳 孔曰藝謂多才藝

疏 藝多材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荅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釋 藝謂習錄治術有所嫺精也周官司徒職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曰考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勤之黨正正歲書之皆曰德行道藝服習諸藝事有關於修齊治平故曰藝也古者執技事上固有不與士齒之侶而稷主祿益作

虞垂作工夔典樂終身守一職以盡

焉是則篤之不可已也故聖門重藝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集註】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子騫賢故欲用之

【釋文】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集註】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集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

歸從其覩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附錄 季氏未知桓子康子與仲弓及季路孰有所出之時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季路諸賢之仕於魯正程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仲弓爲季氏宰意在救季氏之失撥亂而反之正觀問政及夫子所荅可見矣閔子辭費宰以季氏爲不可卄之人持危扶顚之無術也集注附氏說金吉甫譏其狃屬吉甫又以仲弓爲宰在少年始仕之時未必然也或曰仲弓不知季氏之不可救是其少剛斷也

曰以此論大賢猶尹士之論孟子也

伯牛有疾 疾依說文从疒

【集解】馬曰伯牛弟子冉耕

【釋文】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補疏】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厲癩古字通用注說本之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三家詩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故劉云然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集解】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集注】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

【案語】集注與包注異據說關集注本於樂縣也亡之漢書宣元六王傳引作蔑之蔑微也言天命暗不可測也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蔑末義同孔注解亡爲喪武虛谷講非慰問所宜也式三案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云命也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司馬子長以命指疾言也其所據必各家異文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講〕曰再言之者深惜之甚

〔註〕言此人不當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怪而歎之之辭福善禍淫［illegible］免六極之禍者命之常也此不應有而有之命之變也［illegible］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凡以人爲致之者未必皆出於命［illegible］殖不能受命程楷多非正命人必堅守［illegible］而［illegible］至［illegible］可言命淮南子精神篇云悲謂天殺弄伯牛爲厲皆［illegible］性情而不得其和也此致於老莊養生之說者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瓢依說文作瓢幽隸變西後轉寫作瓢

【集解】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集注】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考證】一簞一瓢皇疏謂食不重餚及無雕鏤之器也在陋巷皆結廬于陋巷之中也巷有宮中之巷爾雅宮中衖謂之壼衖巷古今字詩所謂巷伯者是有里中之巷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巷皇疏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不改其樂孔云樂道是也史記弟子列傳引此經裴注引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如此程叔子曰使顏子以

道爲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當時撰叔子所造之深者矣係此語式三謂其太高爲老莊之學者云顏子初心禪樂鑑忘仁義終以坐忘夫子係其賢申程叔子之說必入老莊之言朱子於或問及莊皆曲護程說其以博文約禮爲則備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亦當作有

集解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illegible]中半也廢置也置於半途暫息之俟有力而肩之也畫止于半途而不進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集解 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集注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發明 馬注以矜名爲小人程謝注以徇外近利爲小人朱子補聖人爲萬世立法非專爲子夏說也但經文言女此說未審或問述洪氏說又以此爲子夏初學時言皆未定之辭也金氏攷證據王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曰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稱陋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規模廣大若不能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趙鹿泉謂硜硜之小人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未免過於迂謹聖人因而進之以遠大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集解】包曰武城魯下邑孔曰焉爾乎皆辭

【集注】武城魯下邑

【餘論】得人之問請家以資益身心匡救政事致關風俗爲言近解又以鄉舉里選爲邑宰之責後漢書蔚宗紀論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是其所據也式三謂得人與舉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故心系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節厭之不宜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所爲之說其今于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爲意至於爲事者猶而所言之於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于天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得人之恉焉爾乎孔注云皆辭式三案焉爾猶言于此也見公羊傳三年閒注俗本譌作耳非見段氏說文耳部注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註】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講】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狥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考證】史記伯夷列傳云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公事謂公正事之宜告者亦一義也朱子或問云以士民之分言凡飲酒讀法公事也以邑宰之私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或問第二義與史記義相同於亦以知己毀譽云告百後漢杜密寄謁守令多所陳託識劉勝閉門埽軌隱情惜己而觀王昱之稱勝

激詭者固不論可教未合中道者後漢節義之士類如此而黨錮所起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之反邪本作子反奔下从賁省聲上與丞同意从夭殿从尻得聲俱見說文

【集解】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馬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集註】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見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自消天理自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釋文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甚傷之也

考證而猶及也孔注而反如而字衍邢本及疏作反孔注末句邢本是害也二字句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集解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義疏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後案道者平而不陂正而不岐通而不塞安而不危是皆行之路也舍此則所由者陂耳岐耳塞耳危耳故怪而歎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集解】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集註】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別解】此爲修辭者發也質勝文則野如後儒語錄之類文勝質則史如漢魏碑記不載事實濫用典故者是也儀禮聘禮記曰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彼注以史指策祝者言時文辭不然而史官策祝之辭已尚文飾也韓非子難言篇云繁于文采則見以爲史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蓋本諸此彬彬據說文引作份份文質備也份字从分與包注義合然文又於彬下云彬古文份則作彬彬者古文論語也集注楊氏說戚鶴泉非之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

之質非質也之質無本末之分式三案楊氏以忠信爲質禮爲文文質忠信與禮皆失解矣參觀後案後禮及棘子成章說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筆解云直當爲德字之誤也

【集解】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

【集注】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別解】用韓註罔訓不直是讀罔爲妄式三案罔得訓無當是註解罔之句讀謂無是直也經罔直生受生於天全生於世是也詩蓼莪箋引鄭君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程子說同爲注又云自終其義爲德入受生於天全生於世以其直道爲之三失此直道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衆怒所必加免者幸而已言其殆也左氏宣公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唐韓子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

得罰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集解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集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集解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集注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

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按語】皇侃疏人分九等上上聖人下下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謂五等以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人以下謂五等以下中下下上下中近解云中人以上指顏曾而言式三案王注言可上可下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皆申王意以定讀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下流者以之觀而詳見王氏釋義也趙鹿泉曰此章爲激勸中人說天生上知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質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以導誘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於下雖聖人亦末如之何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諸力難免低昂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集解】王曰務民之義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包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不黷也孔曰先難後獲先勞苦而後得功所以為仁也

【釋義】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illegible]】民亦人也者朱子謂如民之秉彝之民鬼神之禍福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爾室屋漏不敢欺慢不特祭事時也而又遠之者神聰明正直而壹不加福於諂瀆之小人加禍於守正之君子知者守求福不回之道焉先難後獲言己先後乎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此論仁之本旨也集注云後其

教之所持者任重道遠功非易盡而教之所在條以俟其自至此說未爲不可通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我欲以此爲仁即是先言近解本此迷說仁者不求獲仁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伯安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後人援之以釋此經非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集解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釋文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困學紀聞水緣理而行以達乎海知者通天下事之條理而行動無阻窒故樂水山安土而敦萬有取予無所私仁者敦厚無私故樂山韓詩外傳及大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有孔子荅子張問樂山之義

知者動仁者靜

包曰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

知者達乎事理而善運其才力故動仁者於己私慾之嗜欲於人化良詐之機默然靜動靜不可偏廢知仁不可缺一此言其非善之道也

又曰孟子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動之不善者也此言知言動動之善者也以動對拘窒言也人能內無妄念以養志外無妄舉以養氣身心無不安泰靜之善者也言人亦本虛靜者多入寂滅無爲之說是言靜而不知動之義也靜之不善者也佛者言心之虛靈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朱子屢言虛靜其意亦參如此薛氏讀書錄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氣二端其言養氣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之其論持志也務教人之過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理違義之事爲邪念遏絕之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爲收斂此亦方爲居敬方爲敬義內外夾持之法諸言靜者

與經對言仁者之靜微有異而大指同也與
釋氏言無眼耳鼻舌身意則迥然異矣

知者樂仁者壽字𡕒上从毛从人今从主俗从士

【集解】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集注】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附錄】人孰不思樂而於是非可否之判成敗得失之後不能懷然而心必多拂鬱焉如知者之動而後能樂也人孰不求壽而衰病憂言勞之與機械變詐之謀既紛數而凶誨吝亦因之惟如仁者之靜而後能壽也動與靜不可偏廢樂與壽尤爲相須足見知仁之不可缺一也李安溪曰樂壽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知仁之德君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又曰此以德言之不分兩人如君子道者三知者仁者勇者亦是一君子也與易繫傳言見仁見知者各不同

【附錄】又曰武王之銘云火滅脩容戒慎必恭恭則壽中庸云大德者必得其壽此經以靜言壽異于方士長生之術矣亦

士以叙論叢生者必果壽與幸而壽亦綿于哉或所謂名生所資於物子厚所謂流山木石大澤龜蛇皆老而久於遵齋所豈也或曰仁者必壽何顏淵何曰壽有天有人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年是爲壽否則救其生是不壽也在天者君子道其常不以一二人計數天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註】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集註】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

變則至先王之道亦惡得二國之俗然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按齊魯尊賢親親而後世弱齊舉賢上功而後世劫殺此老氏尚道德卑仁義者之遺說刑名者之風論者歸咎太公周公未聖經子從而變之法言亦不如朱子以孔子之時言耳是也式三謂齊之變乎以道爲不足守而背馳者也魯之衆猶知道之宗守而有偏而不與者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治齊者必使之知道不變也治魯者皆舉而救其偏弊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釋文觚作柧

◯集解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故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補觚旣失其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謹

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道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補集注有方冊名觚之說尤備謂以簡爲觚起于秦漢以後當以觚爲酒器也不然之說有數說豐錢論殊多皆引史記而申之曰敬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爲濫之覺村酒夫論用列篇云觚而無琢不成於器是輸人自礪磚也皇疏引王肅云當時沈湎於酒故曰不觚王意蓋謂古器各有取義觚之爲言寡不寡則觚之不觚也皇疏又引蔡謨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雖不成器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政乎所有注疏用之猶夫子歎其名存而實亡之注申程范說同趙鹿泉謂觚體本方比人之耿介夫子之歎不觚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集注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于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

【集註】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从之從謂隨之于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考證】皇本作井有仁者焉校勘記曰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朱子从邢本而用劉說仁人二字古多互用如詩先祖匪人人當作仁本草杏仁桃仁等字古本作人也宰我爲此問者以井中人喻罹于憂危之人見仁人之所宜救者在此天下事固有不救而疑于忍欲盡力救之而一身之陷害有不可知者喻言從井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或謂從井不復能救聖門言語才胡昧此而有問乎式三謂從井救人是譬辭古今任俠之士輕身犯難或顚危而得脫或人得全而己已殞或人已俱殞而無益是從井救人之類也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解】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之往視耳不肯自投從之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集註】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

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餘論】凡人罹于危難有可救之道然後謀所以救之仁者之心也救之而危其身則是以身殉人而輕其身也自古仁俠之士往往犯人之所難無論其人之終不救抑徵身于旆一可救而爲先身以殉人之安非仁者之宜有此道也若夫殺身以成仁者君父有難而殉之是則又一道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古註】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集註】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於道矣

【餘論】約之以禮謂約所學而歸於禮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以爲口耳之資固孜孜然欲法古人之所爲也而法古必

折中於禮禮者先王制爲不易之經以別同異明是非也讀
諸子褒說衡以先王之禮而取舍定即詩書所載亦以禮準
之知其淺深醇駁之殊舒叚之
而力行不惑於道乃不背也已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集解】孔曰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
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
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
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集注】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
子路以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
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絶也
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
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
深思以得之也

補集注云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語本史記是也或謂古者大享夫人與爲又朝聘有享后享夫人禮仕而見小君于古不得過但南子淫行非夫子所欲見者故史記云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睽之初曰見惡人以避咎也苟非避咎安得見之淮南子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集解所引舊說如此子厭說之甚也不說不解而心鬱也詳見首章矣舊說爲誓子固亦說之是也矢直陳也子見南子雖言衷由因子路不說乃直陳之也皇疏及釋文皆引蔡謨說訓矢爲陳筆解亦同尚書敘曰皋陶矢厥謨詩以矢其音矢詩不多春秋傳曰公矢魚于棠矢皆訓陳矢又有直義見廣雅釋詁三否論衡問孔篇引作鄙皇疏引王弼說訓爲否泰之否又引李充曰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筆解亦同是也厭迫也七經攷文曰古本厭作壓禮記畏厭溺左傳將以厭衆今用壓古用厭天厭之者言爲天所厭迫也此直陳其不得已之衷由以明所見之非所樂而未嘗有所求於此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鮮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此德久矣

【翼】禮中庸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此一解也鄭君於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何解亦同庸爲經常之義程子不易之訓本此又一解也朱子注平常之訓又別一義後漢書胡廣傳天下中庸有胡公贊曰胡公庸庸此以庸爲平常也宋孚諸儒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詳見朱子皇極辨故注用程子說以正之然不字義亦當依程子說爲正民鮮久矣四字連讀謂少能久守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舜依說文作䑞隸作舜从爪非

【疏】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集注】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illegible]】何猶離也離事於仁必也聖乎設爲問答之辭言聖人已盡仁也堯舜得位行仁之聖人而心不能無所歉爲其有所未施濟也聖不能無病病不害其爲聖者此以引下近取之指也其猶者懸擬未定之辭因其未施濟而病之亦因其近之施濟而不務求其傳時或病時或不病故有未定之辭堯舜所病於注程子說甚明徐氏說丈通論云堯之末年倦勤而有洚水之譬有共鯀之凶舜舉鯀任禹孰若不舉故曰堯舜猶病此亦一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集註〕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

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
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徵立植立之使不搖落也達通達之使不困窮也欲立欲
達謂人有不立不達而己心有所不忍者也因己所不忍而
立之達之所謂近也譬諭猶也言人之事而論之于己猶東
在身不如秦越人之視肥瘠忽焉木氏之鬪正以人皆有立
達之懷虛仁者無以給之目菉荅并包棠壘乎爲所難能而
實擇未周適爲仁害此宜聞也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論大小
廣聽天子之仁厚諸夏而澤四裔諸侯之仁厚境內而惠鄰
夏還而推於卿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己之所不得辭者
即施濟之所及仁者之于人分有所不得辭將有所不容過
相感以欲而轉責于己爲所謂能近取譬也以此爲仁之方
者仁之心無盡而術盡於此也以仁心之無盡者言而離其
事事雖而堯舜猶病以仁術之實識者言而專在近取註足
以見其心也陸中叢曰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近子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子以異以同校字